



顧頔剛全集

6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 六

中 華 書 局

顧
頡
剛
全
集

卷六目錄

中國疆域沿革史	1
重排本前言	1
第一章 緒論	4
第二章 中國疆域沿革史已有之成績	6
第三章 夏民族之歷史傳說及其活動範圍	12
第一節 大禹治水分州之傳說	12
第二節 從夷夏交爭與少康中興等傳說中觀察 夏代中世之疆域	14
第三節 晚夏之疆域範圍	16
第四章 殷商民族之來源及其活動區域	18
第一節 殷商民族起於東方說	18
第二節 殷商之建都與遷都	20
第三節 殷代之勢力範圍與其征伐所及	22
第五章 西周之疆域範圍及東周王畿之區域	25
第一節 周民族起於西方及其東侵	25
第二節 周滅殷後之東方封國	27
第三節 周室之東遷及東周王畿之疆域	29
第六章 春秋列國疆域概述	32
第一節 春秋時期華夏之疆域	32
第二節 春秋時夷蠻戎狄之分佈	35
第三節 春秋時代諸侯之互相吞併及夷狄之同化	38

第七章	戰國疆域變遷概述	40
第一節	戰國之形勢	40
第二節	戰國時華夏疆域之擴張及民族之同化	42
第三節	郡縣之起源	44
第八章	先秦人士之區劃地域觀念	46
第一節	九州說及大九州說	46
第二節	十二州說	48
第三節	畿服說	50
第九章	嬴秦統一後之疆域	52
第一節	六國之滅亡及秦之統一	52
第二節	秦郡考略	54
第三節	長城	57
第十章	西漢疆域概述	61
第一節	漢初之封建制度	61
第二節	西漢之郡國區劃及其制度	64
第三節	西漢地方行政制度	67
第四節	西漢對外疆土之擴張	69
第十一章	新莽改制後之疆域	73
第十二章	東漢復興後之疆域	75
第一節	東漢初年郡國之省併	75
第二節	兩漢地理制度之比較與其疆域之消長	77
第三節	漢末九州制之復興	79
第十三章	三國鼎峙中之疆域	81
第一節	曹魏之疆域	81
第二節	蜀漢之疆域	84
第三節	吳之疆域	85
第四節	三國時之地方制度與特殊制度	86
第五節	三國時北邊漢族之南徙與南蠻山越之征服	88

第十四章	西晉統一後之疆域及其地方制度	90
第十五章	東晉南北朝疆域概述	93
第一節	五胡亂華及漢族之南遷	93
第二節	僑州郡縣制度之建立	96
第三節	江左諸朝疆域之變遷	99
第四節	北魏周齊疆域之分合	102
第五節	南北朝時代地方制度之沿革及其紊亂	105
第十六章	隋代疆域概述	108
第一節	隋代疆域之區劃及其制度	108
第二節	運河	111
第十七章	唐代疆域概述	113
第一節	唐代疆域之區劃及其制度	113
第二節	府制之確立及其種類	117
第三節	節度使區域之建置	119
第四節	唐代地方行政制度	122
第五節	唐代疆域之擴張及羈縻州縣之建置	123
第十八章	五代割據時期疆域概述	127
第一節	五代遞嬗期間中原疆域之演變	127
第二節	十國之割據與此期疆域之變遷	130
第十九章	宋代疆域概述	134
第一節	北宋之疆域區劃及其制度	134
第二節	宋室南渡後之疆域	138
第三節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	141
第二十章	遼國疆域概述	142
第二十一章	金源疆域概述	146
第二十二章	元代疆域概述	150
第一節	元初領土之擴張及四大汗國之建立	150
第二節	元代中國本部之疆域區劃與其制度	153

第三節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	156
第二十三章 明代疆域概述	159
第一節 明初布政使司之建置及其疆域區劃	159
第二節 明代地方行政制度	162
第三節 都司衛所之分佈	163
第四節 明代九邊之建置及邊牆之修築	165
第二十四章 清代疆域概述	169
第一節 未入關前之滿清	169
第二節 清代行省之區劃	171
第三節 蒙藏底定後之四方藩屬	174
第四節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	178
第五節 清代西南土司制度	180
第二十五章 鴉片戰後疆土之喪失	183
第二十六章 民國成立後疆域區劃及制度之改革	188
崑崙傳說與羌戎文化	193
一 引言	193
二 三千多年來的羌戎	197
三 山海經中的崑崙區	280
四 莊子和楚辭中的崑崙	330
五 穆天子傳和竹書紀年中的崑崙	365
六 禹貢中的崑崙	383
七 崑崙和河源的實定	396
八 鄒衍以後的世界觀——神州和崑崙	405
九 水經中的河源	419
一〇 酒泉崑崙的實定	424
附 崑崙山與洋水	439
偽東方朔書的崑崙說	443
附王煦華後記	447

中國古代的城市	448
山海經說明	461
西藏簡史	465
東夷語試探	481

中國疆域沿革史*

重排本前言

六十年前，商務印書館創編中國文化史叢書，獨闢新徑，分門別類，各為撰述，既顯示當年學術思潮和學人治學風格，亦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為功至鉅。故發刊伊始，即已蜚聲士林，見譽人口。迄至今日，猶受人稱道，蓋有由也。

叢書之中列有中國疆域沿革史，請顧頡剛先生撰述。顧先生慨然應允，然以諸務縈身，無暇執筆，要我先為搜集材料及起草。1934年禹貢學會初創，翌年得張石公(國淦)先生捐贈房舍，作為會址。顧先生邀我先期移居禹貢學會之內，以便着手進行工作。

當時正是國難當頭，日本帝國主義侵凌日甚一日，東北三省早已淪陷，其鋒芒及於山海關內，北京(當時稱北平)勢同前綫，幾有不可終日之勢。顧先生曾感慨地說：“吾人處於今日，深感外侮之凌逼，國力之衰弱，不惟漢唐盛業難期再現，即先民遺

* 1936—1937，與史念海等合作。商務印書館，1938年3月；1999年7月重排。

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無任憂懼。”故承應撰著此書，實有深意。顧先生一再指出，必須詳細論述疆域損益及其演變踪跡，藉以使國人具知創造祖國山河之匪易，寸土皆應珍視，不能令其輕易淪喪，這不僅是口頭的指示，而且在書中開篇明白寫入。

顧先生上述指示，實為本書框架輪廓，大綱目錄即依此制定。目錄中特設明代長城和九邊、清代後期失地等章節，亦有所指。論述歷代疆域，涉及許多具體地名，若一一備舉，悉以入於文內，顯得繁瑣累贅。顧先生又指示，應分別列成表格，既清眉目，亦可少占篇幅。顧先生還指示，講地理不能不用地圖，講現代地理如此，講沿革地理更不能捨之不用。根據這個指示，書中先後列表 31 個，附圖 27 幅。

以前我在大學學習時，曾聽過譚其驥先生講授中國歷史時期的地理的課程。譚先生很會講課，上課時只帶一些卡片，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既不發講義，也不繪製地圖和表格，學生只是聽講記筆記。在起草中，我翻閱過我所記筆記，由於和顧先生的指示以及寫作要求差距較大，很難配合。特別是顧先生在本書目錄開端緒論之後，列有“中國疆域沿革史已有的成績”一章，筆記中無此內容可資參考，而疆域沿革之學有其歷史淵源，歷代學人咸有撰著，非一朝一代史事，起草此章要遍覽前哲時賢的著述，我深感難於措手。這些情形，我皆曾坦率地向顧先生談過。顧先生鼓勵我從頭學起，而且給我一年多的時間，作為我在禹貢學會的工作。在這不很長的時間裏，我只好埋頭苦讀，翻檢有關圖書。這使我能博覽和參考古今許多學者的著述和學說，不囿於一家之言。在苦讀中，時時得到顧先生的指點，又不時和當時在禹貢學會工作的韓儒林、童書業、張維華諸先生共同研討，使我得到不少進益。在起草工作中也曾徵詢過諸先生的論點和意見，其中尤以童書業先生的為多，但都沒有注出他們的大名，因為都僅是口頭的談論，不是著作，無從為之注出。

總的說來，全書的框架輪廓以及大綱目錄都有顧先生的指示，有規矩可依，所謂起草工作只是就章節題目做文章，看起來似乎不會很費力，但實際做起來却非常吃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已有的成績”一章外，由於這本書以論述歷代疆域變遷為主，舊日所謂正史大都有地理志或郡國志，就是有缺的，後來也有人為之補撰，可以據以論述，不過有些志中也還有若干問題，前代學人於此都有論述，這就不能不多事翻檢，博採衆議，斟酌取舍。又在此書撰寫之前，顧先生曾經著有兩漢州制考，對於漢書地理志的訛誤有所校訂。既已創立規矩，就須一律踵行。再有疆域規劃時有變遷，歷年既久，其間自多增併損益，而改朝換代之後，改易更多，尤其是接近邊地各處，又時有盈虧。凡此種種，皆須一一董理，方不至有所訛誤。更為繁瑣的則為圖表的制定清繪。前代學人於此頗著功力，成果累累，但仍有不甚確切之處，需要考訂，而且要與現代地名對照，自不能不再下功夫，逐一為之查勘。因此，以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全書起草，極為緊張。但是經過這次鍛煉，使我能够深入其中仔細鑽研，今日能够稍有寸進，確實是由顧先生諄諄的教導，為我奠定治學的基礎，這是我沒齒難忘的。

此書自出版迄今已六十年，本來已是往事一宗，無煩再為道及。現在商務印書館決定重印，因就回憶所及，略述當年起草過程，亦雪泥鴻爪的微意。當年顧先生承應撰著此書，如前所說，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凌，日甚一日，其時國力衰弱，難於阻遏強敵，故欲借此書以昭告國人，不使大好河山繼續淪陷。現在國力日強，國運鼎盛，邊圉安謐，民康物阜，與六十年前迥然不同。顧先生在天之靈亦當為之欣慰無已也。

史念海謹述
1998年2月

第一章 緒論

在昔皇古之時，漢族群居中原，異類環伺，先民灑盡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經營，始得今日之情況。夏、商以前，古史渺茫，難知究竟；即以三代而論，先民活動之區域猶僅限於黃河下游諸地；觀夫春秋初年，楚處南鄉，秦居西陲，而中原大國即以戎狄視之，擯不與之會盟，他可知矣。春秋、戰國之際，邊地諸國皆嘗出其餘力，向外開擴，故漢族之足跡，所至漸廣。漢族強盛之時，固可遠卻所謂夷狄之人於域外；然當其衰弱之日，異族又漸復內侵；故有秦皇、漢武之開邊擴土，即有西晉末年之五胡亂華；其間國力之強弱，疆域之盈虧，皆吾先民成功與失敗之痕跡，正吾人所應追慕與策勵者也。

傳說中之黃帝，已嘗畫野分州，建置萬國，其言雖荒誕，然疆域之區劃，皇古之時似已肇其痕跡。自禹貢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說，各盛於一時，皆可代表先民對於疆域制度之理想。自郡縣肇建而地方制度與區劃，始稍見完善。厥後諸代建置之情形，各有不同，或因前朝舊規，或自創設新制，故漢州、唐道、宋路、元省皆成一代之主要地方制度，其名稱雖異，而其演變之跡尚可循求。今日國內以省區為首要，然夷考其初，須溯自金、元；求其遠因，則應取證魏、晉。今日之縣制為地方基本區劃，若一探究其根源，又須推至先秦之時。今日去遜清尚近，各地習俗仍多以府、州相稱，其所指不過一城，所轄不出數縣或數十縣；豈意兩漢、魏、晉一州之大，較諸今省猶有過之。隔代視之，似屬奇突；求其因革，罔不有所依據。吾人欲考究先民疆土之盈虧，則其時制度之變遷，固不可忽視者也。

且也，吾國今日人口之分布，東南密而西北疏，即以中原而論，亦較前代爲衰。返觀兩漢之時，三輔、三河、陳留、潁川、南陽、汝南實爲人口稠密之區域，以今地按之，則人口衰落之陝西中部、山西南部及河南是也。求其今古差別之原因，則東晉、南宋兩度偏安實有以促成之。蓋東晉之時，五胡亂華，中原衣冠相率南渡；南宋一代，金、元之南侵，遂使北地人民再度逃徙。此種劇烈之事變，固爲人口遷徙之最大原因；而南北郡縣增損之情形亦可假此解釋。蓋人戶繁多之地，其政務自較複雜，郡縣之建置亦必日漸增多；反之，荒涼之地，戶口稀少，不惟不必增置郡縣，抑且日有廢省（南北朝時代郡縣增多實逾常軌，不能以此例之）。西漢十三州刺史部及司隸校尉部之區劃，南方僅居其四（荆、揚、益、交四州），而北方實得十區；西晉十九州，南七而北十二；是北方地理區畫實遠密於南國。自經東晉、南北朝長期之紛亂，至唐代始漸歸平均，故唐初十道，南北各半。至明時之十三布政使司及二直隸則又北五而南十；清代內部十八省，亦北六而南十二，南北盛衰之情形於此顯見，故吾人欲考究歷代疆域之變遷，人口之增減亦不能不注意之也。

雖然，移民之事業，吾國古代即已有之，特晉、宋兩代爲最著耳。先秦之時姑不具論，嬴秦、兩漢實數見不鮮。秦、漢建都關中，因徙各地豪民富家於畿輔，故三齊諸田，燕、趙鉅族，皆車轂相接，絡繹西遷，關中人口盛極一時，此實都之策也。秦皇北逐匈奴，南取蠻、越，建郡置縣，徙罪民以居之，故河南、嶺外已有漢族之足跡。漢武拓地北方，開通西域，建河西四郡，益徙內地人民實之，而其時屯戍之卒且遠及於渠犂，殖邊之故也。東漢而後，降胡內徙，皆徙之塞下，移異族人吾境圍，實伏西晉亂離之先機。厥後民戶南遷日甚，南北盛衰頓異。及元時括戶，北部一州不當南國大縣；明初雖有徙寬鄉（徙南人入北）之舉，然積習日久，卒不能改。寢至塞外委爲蒙地，遼東舍於滿族，亦視

爲應然，毫不足怪也。近年以來，強鄰虎視，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謂滿、蒙非我舊土，不知漢之遼東、玄菟，實當今遼寧諸地，右北平屬縣大半皆在熱河境內；唐代之安東都護府治所實在今鴨綠江以南，其所轄州郡，亦散布於朝鮮半島。原強鄰侵略之野心，固當抹煞事實，而國人亦多數典忘祖，隨聲附和，豈不謬哉！

吾人處於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國力之衰弱，不惟漢、唐盛業難期再現，即先民遺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無任憂懼！竊不自量，思欲檢討歷代疆域之盈虧，使知先民擴土之不易，雖一寸山河，亦不當輕輕付諸敵人，爰有是書之作。其地方制度州郡區劃與夫人戶之移徙亦疆域史中所不可少者，因併論及，著之於編。

第二章 中國疆域沿革史已有之成績

吾國地理之學發達極早，其見於文字之記載者，則尚書禹貢、山海經、爾雅釋地、周禮職方諸書蓋爲最古。然言地理者必有地圖始能相佐爲用。地圖之創始當在文字記載以前，誠以圖象之製作較文字爲易，故先民多先圖而後書。吾國地圖之見於記載者始於周初，尚書洛誥“俘來以圖，及獻卜”，詩周頌：“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即見明證（緯書之言地圖早在神農、黃帝之時，如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神農時怪義生白阜圖地形脈道”，其說不足據）。周禮亦云：“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是地圖之製作已漸臻發達。春秋戰國之世，諸侯交爭，地圖益多。戰國策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儀曰：……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趙策：“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史記藺相如傳：“因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而荆軻爲燕太子丹西刺秦王時所挾之督亢圖尤艷稱於後人口中。戰國學術本極發達，而地圖之繪製尤爲一時之盛事；蓋各國相爭，遣使結盟，出兵奪地，交通道路山川形勢在所必知，故地圖之繁多實吾人意料中之事也。

及劉、項亡秦，蕭何隨漢祖入關，先收秦丞相及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蕭相國世家所謂：“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張丞相列傳：“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吾人可由此稍知秦人作圖之概況，及其圖上所記載之情形。入漢以來，圖籍之著作益盛，吾人姑舉其著者言之，三王世家：“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淮南衡山列傳：“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江都易王傳：“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後漢書光武紀：“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馬皇后紀：“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岑彭傳注引續漢書：“辛臣爲(田)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馬援傳：“前披閱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李恂傳：“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惜漢世諸圖今已亡佚，不得知其究竟；惟晉裴秀奏上禹貢地域圖時猶得見之，其言曰：“今祕書既無古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圖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晉書本傳)據秀所言漢圖殆僅有各地之輪廓，似非精細之作。惟此時有一事應爲吾人所注意者，即追記古代地理之輿圖，已見萌芽。漢書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後漢書循吏傳：“乃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武帝所案之圖是否出自漢代，吾人不得而知；然景所得者，

當爲漢時所製。蓋禹貢雖載九州區域，不過先秦人士之地理學說，其圖自非先秦之時所能作也。

兩漢地圖之外，輿地之著作尤爲衆多，太史公之河渠書及班孟堅之地理志，皆千古之絕作，而爲後世研究疆域沿革之人士奉爲圭臬，故隋書經籍志曰：“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叙，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淮南王安賓客所撰之淮南子地形訓繼鄒衍之後，縱論天下九州，猶有先秦人士言地之餘風。楊雄之十二州箴，王莽職方可以考見。後漢應劭著十三州志及風俗地理志，以記各地沿革，惜其書不傳，難窺全豹，僅於他書中略睹其斷簡佚句，稍知其體例而已。

此期尚有一可注意之事，即方志之著作是也。方志之名雖早見於周禮；然其時是否已有此類書籍，實屬疑問。後漢書西域傳：“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吾人逆料二漢之時，方志之著作蓋極普遍，故隋書經籍志謂“武帝之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因亦在焉”。惟其時方志所載事物不若後世之繁雜而已。舉其著者則圈稱陳留風俗傳、王逸廣陵郡圖經（文選蕪城賦注引）皆是也。自此而後，作者代有，至於今日，荒州僻縣亦皆各有其志書，於是各地之沿革亦能溯其本源，考其變遷。雖其間優劣不齊，要爲治疆域沿革史者之別軍也。

自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孟堅因之作溝洫志，二家之後，水道之記載，久而不聞；魏、晉間有水經一書出，遂爲談水者別開生面。水經一書，前人或以爲漢桑欽所撰，然書中載有魏、晉間事，當非欽所能知。元魏之時，酈道元爲之作注，發幽顯昧，頓成名山之業，後世遂以之與先秦之山海經並稱，爲治地學者所不

可少之要籍，清人治此書者極多，其詳述於後文。

晉初，杜預以酷愛左傳成癖，因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而列國地理遂散見於其書中。司空裴秀博學多聞，因撰禹貢地域圖，晉書本傳載其書序文曰：“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經路，爲地圖十八篇。”窺其撰述之意，蓋考古兼以證今，山川郡國靡所不述，實爲研究疆域沿革之名作；惜其書不傳，難知其詳耳。其作圖之法，據傳所言，則大要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隋宇文愷謂其圖以二寸爲千里（隋書本傳），則其輪廓可知。秀客京相璠又撰春秋土地名，則專考究一代。厥後虞摯又依禹貢周官撰畿服經百七十卷，隋書經籍志謂：“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蓋亦一代集大成之作也，而今則亡矣。齊之陸澄（地理書）、梁之任昉（地記）、陳之顧野王（輿地志）皆嘗祖述虞氏體例，各有撰述，實則鈔集諸家之說，故隋志謂其不能成一家之體也。宋謝莊嘗製方丈圖，宋書本傳，謂其“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案其圖例，實可與京相璠之書相輔而行。其他疆域沿革之要籍，則齊有劉澄之之永初山川古今記，梁有陶弘景之古今州郡記，其書皆佚，存其目而已。晉郭璞注山海經與北魏酈道元之注水經，皆爲整理古籍之名作，先後輝映，長爲後世學人所景仰者也。

唐初史臣纂修晉書，地志一篇，疏誤甚多，深予後人以評論之口實。然魏王泰侍臣所撰之括地志，賈耽之貞元十道錄、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圖志皆卓然自成一言之言。賈氏古今縣道四夷述所載“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